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
张贺琴 主编

兽瞳

揭秘社会隐私

写真众生情感

陈世迪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

兽瞳

陈世迪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兽瞳/陈世迪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80171-465-2

I. 兽...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87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0 千字 插页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80171-465-2/I·314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1 号 邮编 100007

· 写在前面的话 ·

21世纪文学回归大众

李锐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长篇小说终于出版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短短十几年里中国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裂变与转型。人们的生活、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价值观念都在这样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裂变与转型中发生强烈震荡。往日宁静闭塞凝固的生活被动荡浮躁焦虑的生活代替，社会变得多元、多维、多彩。与之相比，八十年代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却显得憔悴、苍白、力不从心，不得不借用各种商业手段炒作叫卖。是时代和读者抛弃了文学，还是所谓作家、批评家的那种文学滞后于时代和读者。

大众文艺出版社换了一个角度，向读者推出《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这个选题特邀从事长篇小说编辑工作三十多年的著名编辑张贺琴主编，这套小说的作家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他们描写的是各自的视角看到的世界，他们倾诉各自对生活境遇的感受。读者将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巴尔扎克似的对于时代物质生活的全方位细致描摹；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深刻拷问；看到当今时代大众的精神生命和物质生活

体验。我们管这样的作品叫大众小说。它们的作者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文学精英，它们的内容也不是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无病呻吟，玩弄文字游戏。它们来自于人们的心灵痛苦，来自对急剧变幻的社会生活和自身生活方方面面的困惑。

《大众文库·世情小说卷》第一批五本原创小说，出自五位男作家之手笔。这些小说对社会、对生活充满敏感。这些小说的内容来自社会深处，这些小说的作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感受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他们笔下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困惑是读者的困惑，他们的失望是读者的失望，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读者的憧憬。他们在文字中的宣泄、叫喊、呻吟，也都是读者的宣泄、叫喊、呻吟。他们的文字来自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他们的文字是时代的镜子，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最细微的全貌，读者能够在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感觉，希望或失望，愉悦或忧伤，甜蜜或痛苦。

我写作，我就是作家。大众文学是来自人们生活和心灵的文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从这里起步，走向新生。

2004年3月20日于新加坡



怪异的男女情杀故事裸绘
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病态心
理地图。在急剧裂变、转型的
社会阴影中，他窥视、妄想……



梦 魇

方沈阳喜欢动物园里的动物。他喜欢看它们的眼睛。如果你要问他为什么喜欢动物？他会说：他喜欢它们身上那种野兽的味道。有一段时间，他特别喜欢看老虎。虽然，有时候他觉得动物园里的老虎病恹恹的。那天，看见动物园那只新来的黑豹，他立刻喜欢上了它，他觉得黑豹的眼睛更野性。比如，他看见邻居老莫那只黑猫，那只黑猫的眼睛特别亮，它满身通黑，体格健壮，头脑硕大，它让他想起动物园里那只黑豹。

有一天他发梦，梦见一只黑豹从空中飞了过来，令他奇怪的是，它撒下的尿，是血红色的。

后来，他梦见过好几次那只黑豹。有时梦见它突然变成了他父亲，他父亲提着那柄锃亮的斧头……

当然，他明白他父亲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杀死他母亲的杀人犯。

有时他脑海里会浮现他父亲拿着一把斧头狂击着她母亲的脑袋……头骨破裂，血在飞溅……那小小的房间，她母亲躲闪着父亲的斧头。她尖叫，惨叫，哭泣，像一只羔羊躲闪着屠夫的



刀。他父亲浊重的呼吸，斧头挥舞的锐响。这声音不断传来，无法歇止……即使他母亲很快地停止了呼吸，他还是感觉到她在哭叫。

那时他仅仅八岁，他感觉自己被掷在血泊之中。

就这样，八岁的他目睹了一场惨剧。

现在方沈阳是一个私家侦探。他时常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偷窥者，目睹了这个城市的隐蔽的丑陋。当然能找上他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剽窃现实，偷窥隐私，再也找不到比私家侦探更好的职业了。

当然，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同谋犯，和那些丑恶的人一起泡在这座城市里。就像在一部摄像机里，他会看到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场景，那些女人或男人的影像，让他无法对这个世界抱以愠怒。



一桩谋杀案

7月14日。是鬼节。夜晚来了，各家各户在家门口燃起了香烛，烧起了冥币、纸元宝，还烧起了那种花纸……K市有一种习俗，每当鬼节时，要烧一种花纸——一种印上铜钱符号的草纸。透过窗口，方沈阳看见街道一片火光，他似乎看到无数的鬼魂在抢钱，这个城市似乎陷在这种火光中。方沈阳想起最近有人说在这幢出租楼看见女鬼，不由笑了笑。前几天他剃了个光头，对着镜子，他看着光头发着白光。他突然想象自己像那些吸毒者，毒瘾发作时，脸色像死人一般惨白，满嘴吐白沫，浑身不停地颤抖，

这时候方沈阳听到了敲门声。他皱了皱眉头：谁会在这鬼节来找我？

方沈阳打开了房门，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他怔了一下。来人身材瘦长，体格相当结实，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灰衬衫和黑长裤。方沈阳突然觉得他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到在哪里见过他。

“你是谁？”方沈阳盯着他。



那人注视着方沈阳，掏出了一个警察证件，说：“我是警察。我叫丁西。”

丁西冲他笑了笑，进了屋，环视了一下屋里。

他是一个便衣警察？方沈阳盯着他。

“你怎么不穿警服？”

“我是一个便衣警察。”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怀疑你和一桩谋杀案有关系。”

“谋杀案？什么谋杀案？”

“一个妓女。”他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照片，递向方沈阳，“你应该认识她吧，昨天晚上她死了。”

方沈阳注视着那张照片，那个女人他是认识的，她是国际夜总会的坐台小姐沈小露。

“她叫沈小露，我和她吃过几次饭。她怎么死了？”

“被人用双手掐死了，先杀后奸。”

“你怀疑我是凶手？”

“我们发现在死者的日记里，提到你的名字。还写到你每次看着她的目光，就像一个杀人犯看着她。还有，你曾经跟她说过，你会先杀她，然后再奸污她。”

“我曾经这样跟她说过？”

“我们是在她的日记里看到她这样写的。”

“也许当时我是和她开玩笑。”

“三天前晚上八点到十点，你到哪里了？”

“三天前晚上八点到十点？我记不清了。”

“你再仔细想想。”

“我好像在房间里看小说吧。你们真的相信那日记本上的话？”



“我们也是追查线索。”

就这样，方沈阳认识了那个警察丁西。然后他很快知道，最近K市出现了几桩凶杀案：好几个女人都被杀死了……据说公安局的人认为凶手是同一个人。

我成了犯罪嫌疑人？方沈阳感到有点头晕，他想不到警察会找上他。他努力回忆和沈小露的交往。当然，他乱七八糟的性生活，让他明白自己开始陷入了混乱的记忆。

方沈阳追忆起沈小露这个妓女。那是方沈阳的第一次嫖妓。他想起和沈小露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他甚至希望沈小露患上了性病，让他感染。那时候，他们一起来到市区的东岳公园，在山顶上，在松树林间，沈小露唱起了她家乡的山歌，后来她也要他唱，于是他即兴自编自唱起来，他把沈小露的生活经历编了进去，比如，他唱道：有一个叫沈小露的成都女孩，她来到了K市，她有着天使的脸啊，她喜欢唱山歌啊，她喜欢做爱啊……他随意地编，随意地唱，那时候逗得沈小露咧嘴直笑。后来，她突然流下了眼泪。后来，他吮吸这个妓女的眼泪。他拥有他母亲的眼泪的记忆，那一刻，所有的事情都开始了，他爱上了这个妓女，因为她的眼泪——他看到他父亲摺着她母亲的脸色，那一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突然想到，你爱上了这个妓女。你一定是疯了。不，你没有。他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就是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力量，是他母亲的眼泪。那种泪光，泪水，泪痕……

方沈阳猜想丁西在找他之前，应该了解了很多情况，比如说，他的经历，他的档案，他的为人……他想丁西应该知道他父亲杀死他母亲的事情。

他像突然被惊醒了，妓女，凶杀案……他猜想那个杀人犯：一个神秘的杀人犯（他也许不止杀了几个女人），他是一个恶魔，



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物，他不停地变换面具，他总能摆脱警察的追踪，他没有踪影，没有留下一丝踪影。

有那么一刻，方沈阳感到一种恐怖从他身边掠过，然后他看到了那片血腥的光亮，一条笔直的暗影，落在他的眼睛里，他是这样想的，也许从今天起，那个凶手开始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当然，他很快滑过一丝冷笑，也许，凶杀案让他慵倦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刺激的故事。

当然，方沈阳相信丁西不会把他当作杀人犯，否则丁西就不会一个人来找他了。

谁能理解那个凶手作案的动机？他仇恨女人？还是无所事事？还是嗜杀成性？……据说，他杀人时总在死者的尸体上留下一个用血涂成的“X”形图案。这个“X”形图案代表什么呢？

事实上，K市已经流传了这种说法，凶手喜欢对穿红衣服的女人下毒手，以致这个城市的女孩似乎都不敢穿红衣服上街。

真是疑惑人心的血案。方沈阳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发出了一声叹息。

后来，方沈阳从报上看到关于“变态杀人狂”的心理分析：

警方介绍，他的袭击对象都是女性，其目的并非抢劫，而是对一些袭击对象有性侵犯行为，有时残忍地撕咬女性敏感部位，有时还实施强奸。

据此推断，他的生理有缺陷，可能性无能，导致其心理变态，仇视异性。但并非如外界传言，对某种类型的异性“情有独钟”，而是无固定目标，发现目标后即跟踪，伺机下手。

按以往的案件，像这样的罪犯，他的人格障碍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警方表示正在探究。



李 方

那天，方沈阳和李方谈到最近 K 市发生的凶杀案。

李方不以为然地说，要遇上的，始终会遇上。说不定有一天我会碰上那个变态杀人狂。后来，他又说，其实我们都有变态的倾向。

李方和方沈阳是童年的伙伴，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童年时，他们住在同一条街。方沈阳还记得那条街叫水铺街，他们一起玩到大，叠纸飞机，玩泥巴，捉蝉，捉迷藏……他们买一种丰收牌的烟来抽，他记得那种烟很便宜，五分钱一盒。他们还上大街去车站捡烟盒，然后把它们当成钱一样用扑克牌来赌，还用烟盒叠成三角在小巷里拍着玩。他们还到国营小刀厂的下水沟里捡那种小轮齿，放在水泥地上弹着玩。他们还玩玻璃球游戏。他记得那时候，李方收集了一小瓶的玻璃球，各种颜色都有。他还记得，在夜晚，他们去捉壁虎，在街灯的照耀下，他们用竹竿把墙上的壁虎抹在地上，然后用手抓住它，把它们放在玻璃瓶里，甚至把它活生生放在嘴巴里，那时候李方吃壁虎最厉害，他为人木讷，可生吞起壁虎来，还真有点英雄气概……



方沈阳记得那时候同学们习惯这样说：抬棺材的李方。李方高中毕业后就跟他的父亲一起去干活：抬棺材。有人说这是一个挺赚钱的活儿。李方的父亲是抬棺材的，谁也想不到抬了一辈子棺材的他患上了白血病。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父亲治病，为了供弟妹读书，李方也干上了抬棺材的活儿。在K市，人们习惯把抬棺材的人叫作“八脚佬”，因为抬棺材一般是四个男人，一共是八条腿。李方抬了两年的棺材，后来，K市实行了殡葬改革，取消土葬，实行火葬，李方的行当开始不景气了。于是他跟着一个师父学吹喇叭，就是给死者做法事时吹的那种喇叭。曾经有人这样叫李方：棺材方、喇叭方……

后来，他还干了不少行当。据说他贩卖假烟，狠赚了一笔。有时，他也干那些骗人的勾当，比如在街边和几个人合伙摆棋局，骗人钱财，或者用一些越南钞票来骗人，或者用假金砖、假金戒指来骗人。他说过，他的生活就是假的。他是一个骗子。后来，他成了一个“大耳窿”的马仔。

人们把放高利贷的叫“大耳窿”，一般来说，“大耳窿”的利息是这样计的，放货一万元，一个星期内还一万一千元，过了一个星期，一万一千元按天计利息，每天的利息是10%。一般来说，帮“大耳窿”收钱的人，人们叫他“收数鬼”或“收数王”。

现在，我们好像隔断了那种童年的友谊？方沈阳是这样想的，仿佛回头一看，只见童年一片白色，隐隐透出某些亮光。当然，他们这次相遇，已经是高中毕业后的第六年。这六年来，他们没有联系过。自从他父亲杀死了他母亲，他搬离了水铺街，寄住在学校里，毕业后，更是远离同学，远离人群。

那天，方沈阳在鸿运餐馆里遇到了李方。

看到方沈阳时，李方笑了笑。他的笑容看上去有些沉着。

令方沈阳惊讶的是，李方告诉他，他坐过牢，一年前他从监



狱释放出来。那时候,李方没有详细地告诉他为什么坐牢。他也不好意思多问。李方只是提到,他坐牢是因为一个叫琦琦的女人,在一次争吵中,他把她的腹部连刺了两刀,幸好没有致命。他被判了四年,因为在监狱表现良好,一年前得到假释。

李方还告诉方沈阳,他父亲三年前因病去世了。三年前,母亲和弟妹都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现在他和方沈阳一样,成了一个“孤儿”。他们像孤儿一样。

我们像孤儿一样。那天,李方重复了两次这句话。

我们有奇妙的变化,就像在小说里写的那样。李方是这样对方沈阳说的。

这六年来,李方遭遇了怎么样的经历?方沈阳难以猜测。现在李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木讷的人,他目光冷静,他喜欢写作,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他想写一部小说《野兽之瞳》。

李方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

李方还说:写作就是逃避你不可避免的人生。

方沈阳记得李方读中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文学。事实上,那时候他俩都喜欢文学。

当然,方沈阳不想去写作,他觉得写作太过辛苦了。那时方沈阳这样想,私家侦探也有着奇妙的变化,比如他会化妆成乞丐——他穿上破旧的衣服、戴着破帽子,往脸上抹黑黑的锅灰,手里拎着破旧的垃圾袋,开始他的乞丐追踪。他甚至不惜化装成女人,去跟踪侦查他的对象。

李方说,时间诈骗了我们。当你最不预料的时候,一些东西就会出现了。现在,他们似乎又回到了以往的好朋友时光。他们坐在那里,像感觉时光的流逝。他们谈到以前的同学怎么样了,哪个同学死了,哪个同学患了癌症,哪个同学当了官……后



来,李方说,其实我好久没有和同学来往了,也是偶尔在街上碰到以前的一两个同学,听他们说的

那时候,方沈阳看到餐厅的电视播放了新闻,一只狼出现在K市,并连接咬伤了好几个人。一开始,人们以为它是一只发了疯的狼狗,然而,有人拍下了那只狼咬人的镜头,专家分析,这不是一只狼狗,而是一只有着智慧的狼。这只狼曾经被武警、公安人员围困在一座大厦里,然而这只狼还是突围出去了。方沈阳看到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街上的行人,有人说,这只狼是从马戏团里走出来的,最近一个马戏团来到了K市,马戏团走失了一只狼……有人说,那只狼来自K市那座大森林……有人甚至开玩笑说,那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吧……

方沈阳对李方说:那只狼是从哪里来的?

李方笑着说:你很想见到那只狼?

李方咧着嘴笑,他看上去有些憨厚。

方沈阳说:一只狼出现在大街上,有点让人不相信。

李方说:这个世界令人奇怪的事情多着呢。

方沈阳说: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人比狼更可怕。比如那个连环杀人犯,不是杀了好多女人吗?

李方笑了笑,说:听说那个连环杀人犯喜欢在尸体上留下一个血色的X,不知是什么意思……

这一刻,方沈阳看到李方的眼睛似乎隐含着一种野兽的目光。

天色昏暗。从餐厅出来,方沈阳看到大街跪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俩看上去像两兄妹,不停地向路人磕头,他俩的前面是用粉笔写的一行行的字,大意是父母患重病,家庭贫困,没有钱读书,希望叔叔阿姨姐姐奶奶给几个钱……路人很少给他们钱,很少。人们似乎习惯了这种乞求钱财的方式,有人甚至说他



们是骗子,有人则说他俩是被人操纵的乞丐。人们似乎见得太多这种乞丐,有时还会看到一个女孩在胸前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差不多同样的内容,向人们乞讨钞票。

方沈阳从钱包里掏出十元纸币扔在那两个小孩的面前,那一刻他看到两个小孩感激得连连磕头。他看到李方也掏出十块纸币,放在两个小孩面前的那个铁盘里。他还摸了摸小男孩的头发,然后拍了拍小女孩的肩头。那时方沈阳看到小女孩流出了一行眼泪。